

梧門法學士武善藏書至富近多
散佚予從市實收得所藏名蹟錄
及此冊鈔本皆世無刻本者也雖
海漚嶽塵難喻所得之少而翰墨
回緣未嘗不自幸與汪哲亦結一
重公案也

道光甲辰仲秋朔大興劉



盛時泰字仲文號雲浦上元明經善
水墨山水竹石效雲林天才敏捷為古
文詩下筆輒數千言聲石大振雖刻
燭擊鉢未足言速也顧璘主詞壇時
泰亦与之遊小楷學倪行書學蘇米
隸字更優有元跋記一冊品題古今
名帖著城山堂集明史顧璘傳及藝
文志載之

乙巳臘月十一日信記



拓本雖精其時已最起程筆日午棄去晚後書
風再濯研倦乃出秋涼入樓霞上萬佛嶺過本
業尋謝靈運墓不可得托宿祈澤至天寧達張
山觀大泉厯席洞雁門而返則初本已失遂
寢所為今年秋陳先生之官蜀中欲致書揚太
史檢往時所為詩乃得于亂書及省之已紙弊
墨渝矣久之與黃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玄官
舍觀所藏申秀堂帖本淳父故物得之祝京
兆者後歸閩士王其王素稱好東今官都下淳
父數誇之予既見手把之不忍釋而淳父從旁

慨嘆異其所未及酌酒歸篝燈坐堂上因思凡
物奇則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載自吳
而燕又自燕而吳神翰鬼運不可致詰如此然
則二氏所藏使無是帖則已誠有之豈不以奇
而傳耶縱不以奇而傳久則漸滅不可考後之
人蓋有願見不可得者雖然予所覽特古帖土
苴尔世所保稊帖如麟鳳芝艸予所見若上海
頤內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何翰林元朗
本有倪元鎮詩與朱公象玄本有趙子昂跋皆
雖稱五字不損者則遺帖在世尚多又何取乎

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己或者曰古人若洪
公造之隸釋歐公修之集古目錄趙公明誠之
金石錄黃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
日焉知二氏之帖不賴子傳耶予既咲予之贅
又嘆古之人多此也因點竄之以存題曰玄牘
紀作玄牘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也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周穆王篆書吉日癸巳

三代刻自岫嵒紫霄外惟此碑乃穆王書無疑
宋季士重刻于浦陽山房二種余求之未獲今
乃于元白中林堂見之真令人冷然如在壇山
岩邊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八日借歸白倉潤
軒逾旬敬題之以還

玄牘紀

漢急就帖

秣陵盛時泰



書學自二篆八分外惟急就為草書之始臨池之士不可不厭觀焉近代宋仲溫祝希哲皆能之然二公微傷于纖此外固未見卓然者矣吾鄉印固先生藏金石遺刻甲都城元孫原溥許徧借觀之適取七種首得是帙故敬為題之云爾時嘉靖甲寅三月十五日也

漢史晨響孔廟後碑

右漢史序卷之九廟後碑示借自刻東記
家校本讀之俱不甚善異但此帙後有武周時
諸人題名而洪本以下俱未言及之豈簡翁自
別刻上得之而遂偶付于此耶抑諸君因其人
而畧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孔廟置卒史碑

三代彝器款識世不多見壇山石鼓剝落亦甚
其他自秦相泰山之朶而下惟兩京為古予嘗
檢洪丞相隸什見此碑列于第五而近世都玄
敬揚用修徐獻忠集漢字者俱以此為第一豈

先數者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
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
暢而人往、缺之故敬為補之而記其說如此
若夫見三家跋者不復廣引矣嘉靖甲寅四月
七日記

漢北海相景府君碑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
今現此帙乃得其實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
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
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跋剝而輕舍州東其後

右漢北海相景府君碑後碑字借自刻東記
家核本讀之俱不甚差異但此帙後有武周時
諸人題名而洪本以下俱未言及之豈簡翁自
別刻上得之而遂偶付于此耶抑諸君因其人
而畧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孔廟置卒史碑

三代彝器款識世不多見壇山石鼓剝落亦甚
其他自秦相泰山之眾而下惟兩京為古予嘗
檢洪丞相隸什見此碑列于第五而近世都立
敬揚用修徐獻忠集漢字者俱以此為第一豈

先數者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
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
暢而人往、缺之故敬為補之而記其說如此
若夫見三家跋者不復廣引矣嘉靖甲寅四月
七日記

漢北海相景府君碑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
今現此帙乃得其實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
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
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跋剝而輕舍則泉其

韓公之也亦在子方下有仁教海外
十六字洪興都氏本同有而此不著嘉靖四月

七日記

漢泰山都尉孔彪碑

漢碑額下即直書其人無復書者此碑既篆額題
曰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而額下首行又書
曰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碑陰又有篆書門
生故吏名五字故與諸碑迥異淵泉收漢刻極
富必有以訂之己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漢韓勅造孔廟礼器碑并陰

右韓勅造孔廟礼器碑并碑陰通一冊吾鄉羅
公所藏元孫淵泉假以示余碑言青龍在澗漱
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按爾雅十二歲名申曰澗
漱永壽元年乙未此言申者則次年丙申矣霜
月者九月也皇極之日五也此皆漢人尚識緯
之學故文字好奇如此其他則洪丞相都太僕
言之已具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淳于長夏承碑

此碑金石錄謂元祐中洛州治河得之土中近
楊文貞公亦謂廣平府治河得此篆書記宋鄭

此碑乃為篆林八分而元王文定公謂其
即書至此之夏金鑄形模誦惟以今現之蓋
奇之過者爾

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隸額白字
此碑乃門人為峻立者故有忠惠父之稱識方
勁古拙甚可寶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孔彪碑

孔彪碑雖剥落已甚然字有挑法是漢人中出
色者古人文字只以古語聯書之現此篇數十
句多有韻可讀亦一種奇文嘉靖甲寅四月十

二日記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壽頌篆額白字

此碑近出故洪氏諸君所闢曩年曾有人貽予
後失去今重觀于淵泉恍如故人別久再見猶
能識音容也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漢鄧隲討羗竹簡

又按重慶漫抄言此乃宣和陝右人得木簡羗內梁師成入石

右禮曹朱子价鈎勒于研上者予過子价書楊
升菴所寄蒼潤軒記于石從石二家得之其詞
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
將軍幕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二千石守臣廷

卷急如律令後又去馬州匹駟二百頭。拾
古詞古筆觀之令人慨然若朱公者真近時傳
雅好事之士哉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雨中記

漢急就帖

余舊藏此帙臨學曾數十百過比已與沙門圓
慧昨于華亭何元朗所見宗仲溫臨本神氣骨
肉俱勝今日更觀茲帖微悟古人遺筆之意焉
是日午後獨坐樓下思與原溥面談不可得故
再為書此筆鋒久頽作字遂不隨手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魏受禪表并上尊號奏

右受禪表上尊號奏皆元常梁鵠妙迹學書者
自此求之而溯乎中朗可全見古人面目淵泉
其珍之哉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魏魯孔子廟之碑 篆額白字

世稱此碑為曹植文梁鵠書鍾繇刻字謂之三
絕余久求墨本不可得今乃獲借于淵泉記室
晨起蓬窗臨數十字不覺清風洒然也嘉靖甲

魏

姚元白頃歲得舊榻閣帖托友人裝潢成帙因
匿此數帙沒后于其子得之可謂珠還合浦矣
然元白不即入于舊帖而別存如昨者其亦有
感于人物之重輕耶余得借觀之故為題之以
告來者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吳皇象書天發神識碑

右天發神識碑世稱為皇象又定為蘇建若篆
若隸字勢雄偉舊在紫岩山後歸天禧寺又歸
壽思亭又移府學祿星門近歲復徙入尊經閣
下予屢欲榻之未果今得現元白所收本摩挲
之誦書疑皇象多之句以歸然以為建書者是
也新碣之替元白想知之久矣

世以此為三段石誌言乃華嚴文皇象書者予
向見一書辨此碑與國山碑俱蘇建書甚詳今
已失記然陳后山詩云書疑皇象多則亦未以
為決然也玉泉公自蜀還寄升菴楊先生為予
所作蒼潤軒記言升菴索及拓本予因拓一本
致之一本貽陳公一本留軒中而因附其事于
下云

玄牘記

晉王羲之行書蘭亭記

秣陵盛時泰

今士人家收禊帖正所謂有杜荀直章得象者
昨與東海何元朗論此余謂定武本自彞齋松
雪外世間應無數帙彼言當猶甚多因自謂有
之而又不即出以示余此亦恐以氣相尚者耶
淵泉乃祖太守公蓄此一為陳緝熙所臨本一
為豐存禮所臨本一為詹仲和所臨本其餘則
蘭雪軒刻亦俱有跋可考候令見何氏本如何

記

晉王羲之雜帖

右陰符經心經筆陣番十七帖回種共一帙乃吾鄉石阡太守印岡公所收元孫淵泉出以相示余記少時授業橫涇先生曾以陰符示余謂非右軍之筆又數年前見友人金子坤壁上帖多心經一長紙後有跋辨右軍未曾書此今已不記而此本則又無有筆陣番雖始自右軍然此刻乃李後主所書此則楊用修有此言也惟

十七帖為右軍之筆而世間臨本極夥此殘石乃南原王公視學河南時于寺中搨得之筆意翩翩有東晉風韻差可寶也曩見其子子新為予言是勝國時一少年僧所臨不知彼何所據然子新隨父宦遊似得其實也子新愛此石歸時以葦毡包置車上後為南原公所止遂棄驛中今不知所在嘉靖甲寅立夏日雨中題

晉王右軍行書周孝侯碑

士君子貴砥礪名節不貴逡巡甘忍周子隱少年名陷輕薄至父老比之三惡一旦發奮遂為

孝侯碑係王書已可矣後謂係以病筆書大謬矣

想竟欲通宜興上新蛟橋摩挲石刻以還今日
秋澗元出所藏石本現之愈為暢快秋澗文雅
博達家有古刻數百種君復近于隱讀書臺傳
每風日晴美上故基宿莽想像當日平韻誦以
陵蕭條異代之句以歸而燈下在古石洞天展
平原文章會稽字畫夜洙而寢恨予不能從之
非也余既得厭現此本而秋澗命書數字于上捉
筆笑曰佛頭堆糞正是此類座中如遇米顛幸勿
出示彼必連道惶恐殺人也嘉靖甲寅七月四日記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陳韋霽書攝山栖霞寺碑

金陵六朝遺刻惟始興安成二碑在花林田中
此雖陳時所立然初本燬于會昌後又重立而
石復新僧人契先再依石本寫之則今立于殿
廡者是已碑內言明微君初居此與度法師講
經遂捨宅為寺繼而欲造無量壽佛未成而後
子仲璋繼之又言朗法師在寺梁帝遣十僧受
法又言蕭賡遁迹茲山死葬法師傍又言楚新

大興姚文信公家藏
有玉堂帖千文殘本
書房展閱一過其後
永師署款四乃作一
團寫頌奇周容齋
評其字固穩家確

尚神受戒則今山頂有廟者是已但黃公之墓
都不可尋而遺刻蓋已剝盡則江抗持所謂
題翠珠字勒銀鈎賢乎樂餌過客宜留者亦有
時而泐耶嘉靖丁巳五月七日記

陳僧智永真草千字文

世近初學以此為楷則吾鄉王逢元字子新尤
以此得名但學者多濁惡可思惡遂至見者關
堂為群玉堂帖後有後半幅字結體微肥有半
度

方牘紀

秣陵盛時泰

隋修孔子廟之碑

隸書有額篆黑
字仲孝俊文

去年余同余伯祥過王用五宅見粘此碑于壁
余遂携之以歸都方敬近集金薤琳琅自言收
隋碑甚少余既于石湖志畧得橫山塔銘刻本
而復兩見此豈非余之誅幸耶嘉靖甲寅四月
十二日借淵泉兄所收本消閑因題而歸之

又

右仲孝俊撰碑內言陳叔毅以齊皇諸孫為由

奉命因修闕里故孝俊立此以頌其功時天業
七年辛未歲也然孝俊自書齊州秀才而下又
書前吳都主簿豈罷官而復應秀才舉耶書差
有漢意文甚俳後頌語云子還名賈見多字鄭
二句為古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後周西岳碑

右周天和二年修西岳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
分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象此古
人所以擬金石之刻猶人之面貌也然是碑好
事家罕收簡翁能搜之淵泉其勿輕以示人哉
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記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唐褚遂良真書三藏聖教序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余嘗評之以為王書如
千狐聚裘痕迹俱無褚書如孤蚕吐絲文章具
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榻
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精原溥可以保矣甲寅
三月十八日東髮畢題字

唐吳通微行書楚金禪師碑

書學之盛莫踰李唐今世雖低爛墨渝而故者

公之書通天下而通微此刻僅見之印此可以
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人有言者曰收藏貴富
賞鑒貴精二者我今見之印翁夫子矣原溥其
世守之甲寅三月十八日記

唐加封孔子詔書隸字

右詔二通碑一通祭文一通跋一通共一帙甲
寅三月十九日借現于原溥跋言是碑曾為風
什而字畫不損疑其陰有所相此豈非上堂聞
絲竹者音耶

唐孫師範隸書孔廟碑

余燈下偶現此帙適兒子敏耕在几邊問孔聖
人何字予曰仲尼彼曰故事中張伯何以稱尼
父余曰父者男子美稱因使之現此同予誦畢
而寢次早為甲寅三月二十日敬書其後以還
羅氏芳潤閣并告我原溥也若夫唐世追封之
典禮與夫文章字畫之妙則小子何敢議為惟
以手畫紙模索數十讚嘆而已

唐李邕行書法華寺碑

李北海書以岳麓雲麾沙羅為勝而是本堂則

予未敢神猶失未稱刻石人東海伏重
公所托名也余友淵泉兄出所收本以現故為
題其後如此

唐歐陽通正書道因法師碑李儼文

歐陽通正書較信本流而餘而嚴敬不足杜
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今以此視化度醴泉諸
碑已自癡肥矣然學者自此求信本之迹則亦
執柯伐柯取則不遠矣淵泉兄其謂何哉嘉靖
甲寅三月二十六日雨中試新茶畢記此

唐歐陽詢正書醴泉銘皇甫府君二碑

右歐陽信本書醴泉銘與皇甫府君碑信本在
隋末稱能書入唐為太宗寫九成宮愈翻自
許然詢亦王魏之類也故誕因歐書苗名至今
而詢竟以筆札喪節今二本並裝一函現者曰
書法而愛名教可也

唐虞世南正書孔子廟堂碑

營咨道以二十萬買未去大周字本即此
刻乃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于永禪師當
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黃銀印賜之今謝
表勒在羣宗堂帖好事者合現之可以知伯

唐李陽冰篆書三墳記

少温書始自嶧山終歸孔篆故勁利豪爽遂為
一代絕筆論者以為蒼頡後身誠知言哉今遺
刻散見人間者以庶子泉銘怡亭刻石為最而
不可見：此亦已過半矣荀翁嗜古最篤家藏
古今金石刻極富而元孫淵泉能世守之昨以
是帙假予故敬為題其後而歸之嘉靖甲寅五
夏日記

唐張從申行書玄靜先生碑与唐李衛公

行書上西岳書二帙

玄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為魯公書一為從申書
昨予遊三茅山時見魯公碑乃方石断裂艸野
而是碑板莹然如玉壁主廡下李陽冰題額与
大曆七年八月十四日建諸字多為人指所畫
豈以此碑世為三絕故遂膾炙人口而知与不
知皆愛耶李衛公上西岳書少時見治城道士
家懸一軸後遍求之不可得今乃再見讀其文
凜：猶有生氣吾鄉姚世昌曾因此受知朱用
府李在江寧志序此書久已零落不能記其詳

雨中記

唐史惟則隸書大智禪師碑銘

大智和尚七十九年東奔西走說佛說法只面
得卧去坐去有何差別二句已是眼光落地時
贈澄活頭嚴挺之史惟則二家癡漢更為作碑
寫頌只至今日裝法帖書跋語紛々不了古詩
不云乎當時一著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淵
泉若穿透此句便雖滿家法書名畫我只道眼
中無有片紙隻字也

唐陳懷志行書北岳碑

常虛心文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蓋
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澁尔淵泉富有唐世
遺刻試較之當自知也甲寅三月二十七日題是
日之夏風雨蕭瑟如高秋讀是文恍若從恒山
麓下遇冰雹交作山谷晦冥時從羽人仙客問
投宿處景象也

唐柳公權正書方秘塔碑

裴度文

柳誠懸書學出自烏形烏形出自懷素而棄自
直遯永師者大抵唐世字學極成然自魯公

同工異曲玄秘塔是柳書之極有筋骨者刻于
精工唐碑罕能及之故可寶以為玩也

唐顏真卿正書多寶佛塔碑 岑勳文

魯公書多寶佛塔碑最窘束而世人最喜在如
杜少陵詩佳處滿卷而學者徒取其梗澁此殆
曹子建所謂蘭茝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有遺
真之夫者也嗟、世人若不具隻眼而隨人語
言以評古書此又曷足以言心賞耶余故聊為
淵泉道破必且能為我下一轉語也

唐釋懷素草書千文聖母藏真律公禱帙

嘉靖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假淵泉所收唐人遺
刻一十三種二十七日雨中無事各為書數字
以歸之而是帙最後乃因為之評曰千文如美
女當歌聲嬌而形嫵聖母如勁卒臨陣氣銳而
風恬若藏真律公三帙則直如春晝晴絲冉
若有秋空薄霧澹、還無者也

唐褚遂良行書聖教序

褚河南書在唐人中極為富艷是碑之立在校
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後宋道君楊少休

師之其所謂瘦金書者此其極與也

唐柳公權行書復東林寺碑

誠懸此碑鋒錐盡歛風骨傲著故是合作之書

嘉靖甲寅四月七日為淵泉兄鑒定

唐徐鉉隸書真素王君碑

右貞素王君碑乃徐鉉撰文鉉書丹者簡翁既

裝為冊而又附以裴質方詩朱九德黃石公廟

碑蓋簡翁愛道德重山水故隨所得而類收之

元孫淵泉能世守之予得觀故為題其後嘉靖

甲寅四月七日也

唐李北海行書東林寺碑

廬山自遠公開社殷仲堪作記後北海此碑最

佳故裴中丞題有覽北海詞翰想見風彩之嘆

此後又有米元章蔣之奇題名今三公現之可

以知李公書價當與匡廬並永矣嘉靖甲寅四

月七日借淵泉兄所收本臨之方一週而賣茶

人適至遂藝大試泉書此記事

唐碧落碑

右吳子行有說予曾見尤朱蓋辨臨本于友人

何之朗宅極佳然世以此為仙人所書而刻公

此碑止存片石才
字生而可見柳
嘉靖甲寅二月入山陰之

其話指為陳推王書朝州志其碑時不遠其
其實也

唐張庭珪隸書魯孔子廟碑

右大字李邕文在孫師範碑之次

唐李陽冰篆書庾公德政碑并城隍廟記

右二碑不及三墳記道勁然德政小而美茂城

隍大而丰神彼善于此必也城隍乎

唐釋懷素草書白叙帖

此帖乃文徵仲為陸氏手勾入石者刻極精榻

紙佳可以見古人遺意又格古要論後有魏良

臣跋今陸氏本無之

唐戴千齡隸書北岳碑

右大唐博陽郡北岳恒山封安王之銘并序

乃翰林李荃文吳郡戴千齡書天寶七載立書

方勁有力不類唐人

唐裴平隸書文宣王廟門記

右裴孝智撰文裴平下丹并篆額大曆八年立

篆額字不甚大

唐裴平隸書黃石公祠記并陰

右大曆八年立題篆黃石公祠記五字并序

趙郡李卓撰七字俱篆右書前披義王府金
參軍裴平書并二字亦篆

唐王子言隸書任城縣橋亭記

右游芳文開元二十六年立王日雲篆額書在
唐隸中為古雅文極藻可誦

唐李陽冰篆書謙卦

少溫書猶蹈孔軌潛心改作當時謂為蒼頡後
身現其上某大夫書其自任可知矣此刻舊藏
燕湖民家近世始出簡翁此本乃舊榻可寶

唐顏魯公正書家廟碑

陸士龍有言文以述祖德為美故三代彝器皆
孝子慈孫為其祖父而立者魯公此碑蓋近之
矣又此碑後有太平興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重立李廷襲記十七字篆書乃夢英手筆蓋此
碑倒于郊野廷襲告于上官移載入於府城立
于文廟故自記之也夫以顏氏之物子孫不能
守而後之人為之移徙樹立則不惟顏公之名
節可重而字画亦不容泯矣然則為人子孫思
以稱述先德而異世之後欲畜不朽者可以思
矣

唐世藩鎮跋扈之患所不忍言只如此碑乃因
田公之病而為之者當時所費不下千萬然當
時有烜耀于此者今皆漸滅而田公之事獨以
魯公之書而傳余嘗評此書在顏碑者最為奇
偉蓋以其氣象森嚴而又不窘來故尔

唐顏魯公正書玄靖先生碑銘

右結體與家廟碑一同後有小跋云紹興丁巳
五月十有四日大風折顏碑雲溪沈作舟扶起
之

唐顏魯公磨崖中興頌

右大字魯公書之翹然者在八閩齋記上

唐顏魯公座位帖

右草書乃魯公草本無意于書而天真爛然學
者可以知作字寫画無意于佳而自佳者乃誠
為佳矣

唐李北海行書嶽麓寺碑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大
凡李公書言黃雀仙伏靈芝元者已者皆托名
也

壬子冬袁紹之以此壽子北海冠劉芳姑蘇又
物盡糜數十年後求此遺刻難矣況此碣載入
閩中又已不存耶元白收之當勿遺落庶余得
頻借閱也甲寅立秋日記

唐顏真卿草書爭座位帖

大丈夫平生節槩只視其氣如何骨中磊落如
萬丈虹蜺遇事而發出之以理便可如真金美
鐵百鍊不回若無主宰為物所奪則瞬息間已
冰消霧釋不能復振顏光祿在唐人知其死希

烈之難不知此老平生自許者不必待此只如
爭坐位時咬釘嚼鐵便有上鋸時氣執元白信
此則此帖潦草皆是一段奇氣只當作祭二
姪文字書麻姑壇文章看之可也

唐歐陽率更行書夢奠帖米元章行書杜

詩附

右夢奠帖與米書杜詩共一帙壬子秋曾于市
上并深慰帖欲購得之逢新安王席文與語回
首已失賣者所在後吳川表紹以深慰見身而
茲刻未獲再觀昨于杭州王贊泉宅見陳道遠

收冊覽之恰似大別故人忽墮研席遠談笑
竟日默消胸中許多俗氣也

唐梁昇卿隸書御史臺精舍記

現此碑足見唐世法網之寬然在上者若無真
心泣罪人之意則精舍即是地獄餓鬼而罪人
匍匐階下方且望之奪魄此書與夷齊碑結體
相類唐人隸書可觀者也

唐張誼行書

張誼是碑行押綽有魏晉風韻乃知今人不能

退筆如冢以造古人妙處而欲傳世真是愧赧
無地也

唐僧懷素草書大字千文

狂素此書遣筆似與自叙藏真律公諸帙不同
然而圓熟姿媚天真供備可現也

唐張少悌行書李光弼碑

張少悌書此碑在張誼書姜源碑之上後五百
年有中男子盛時太借姚氏法書四十種內有
此帙敬為書評歸之

唐褚遂良行書哀冊帙

卷五十四月五日余獲此帙於日同來於此
園亭是時母夫人張病勢已甚振伯來榮又迫于
勉治酒食餞之摩挲是冊記曰于上今日秋雨
初滴坐蒼潤軒檢姚氏襟帙得此恍然者久之
因憶陸士龍有言人道多故歡樂實難予之所
感豈徒存沒尺如振伯在姑蘇兵戈中何可即
見耶然則達生者可以現矣

唐王士則行書清河郡王李公紹功載政

頌永泰二年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唐玄宗隸書孝經

余現此冊知唐之藻潤政治燦然可觀

唐林藻深慰帖

八月內見此帙與夢奠帙于市上余正探囊構
之適遇新安王帛文與語良久回首而失聞此
刻已歸函中求之不易得今復獲之故題藏之
以見真跡之難得存此猶足為土苴爾士于孟
冬十有九日病酒早起搔首書此

唐沙門勤行書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右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珙撰天寶九載立

碑現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碗寫樓禪庵彼
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此
教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况經生哉書法
自聖教序中出是善學逸少者嘉靖丁巳五月
七日記

唐本業寺碑

右僧契撫樞東山任德筠書乃南唐乾德五年
所立者按記言天監九年僧淨玉捨宅為寺保
太五年宣義開寧兩鄉人周俊周楊等請開善

僧令安修之碑乃為安而立者予嘗記誌言謝
靈運謝惠連墓近本業寺地名謝塘屢欲遊之
甲寅同友人自栖霞至寺入門石迳甚幽而殿
正與鍾陵之陰相對寺后亂石蹲踞如萬羊問
寺人以謝墓不知所在作詩弔之以還今回思
之都忘其景象惟碑內言東接文園昔是儲君
之主西連蔣嶠今茲蕭帝之蹤者誦之彷彿其
形勝尔丁巳五月十八日記

唐柳公綽正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朱華

柏森處手抄

言中立此文如春華清狂不寐不但子寬此書
如端人正士筆法道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
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
四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玉泉公
自蜀還見貽因記其后嘉靖丁巳六月八日雨
中記也

唐高正臣行書明徵君碑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栖霞二大字乃
大中庚子歲所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
手摩一丈不讀盡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

極有風骨可愛

唐竇臯正書華陽三洞景昭大法師碑

臯字靈長詞藻雄瞻艸隸精深晚年著述書賦
七千餘言蓋深于字學者書此碑在唐人中別
有一種風韻骨力有瘞鶴之遺意碑在貞元三
年為帝公師立歷叙世系及師授甚詳又言法
師至行稽乎玄化通識合于靈造与其有也萬
物不得而不有与其無也万物不得而不無得
喪以春秋為死生盈虛以天地為旦暮其推尊
可謂至矣而後又言身遷世故近混俗塵

考以飾躬演信義而推行蓋隨時而不
道之可師若然則其人似亦可取此所以昔人
以道門華陽方之儒門洙泗也歎友人陳元音
遊三茅榻此見貽予手粘為冊因題之白軒中
云嘉靖戊午九月廿二日雨中對菊花記

唐業行寺主釋翹微正書岑君德政碑

右岑君德政碑乃唐雍州錄事參軍張景毓字
燭微撰崇碑岑君名禎字德茂南陽人也祖文
本父景倩解褐為軍又為蒲州司戶參軍
又調精補澗州司倉參軍乃擢授潤州句容縣

今是碑因其夫而立也碑今在縣治二門外今
年秋予以試事赴句容既失意日夕遊衍崇明
寺托居民榻數碑以還柳沂江君指示此及寺
中仆地石幢云是李北海所書又檢書史會要
以示句容隱士若江君者可謂難得矣是日出
少時與祝京兆往復詩稿及宋刻句容縣志自
言送祖江賓王與朱文公同年家有當時試錄
在鄉中不及取后予迫試事歸昨始寄至自得
摩挲墨本恍憶往事故記之云嘉靖戊午十月

唐汝川齊操行書大泉寺新三門記
右鄉貢進士姚蕃撰文乃唐開成三年所立者
今在句容崇明寺山門內按志大泉寺在句容
縣東北五十里乃宋開明二年邑人顏繼祖捨
宅為之者今從置縣北唐卷村碑陰有崇明寺
莊功德記則元符庚辰山陽李潛書是此碑自
元符時已移在崇明故題為崇明尔但不知今
之崇明可即誌所謂唐卷村否尔碑兩旁尚有
鐫記惜不及現操所書有岳麓遺意可保潛書
不甚佳篆額上刻大士像精妙絕倫戊午十一

月二十日記

唐昭仁寺碑

右朱子奢撰文不著書人姓名鄭漁仲以為虞
永興而都玄敬亦信之予謂筆勢与永興不類
雖規模永禎師而有風骨或恐即朱公所書不
可知也嘉靖戊午玉泉陳先生在慶陽建一范
堂自為記刻之后客死載喪歸其子夢吉以遺
刻惠予而并及此嗟夫士遊万里之外欲以功
業自詡而瞬息難料如此、所以唐皇于薛舉
戰地而為此寺現碑中所言如御耕空同非徒

漢樂之坊乘雲谷口年遊般若之川云云者
可與見也故嘉靖己未二月初八日記

唐王僧行書王忠嗣碑

王公此碑元載撰文夏卿書丹一時翁婿冰玉
照人矣字結體規模此海而肥予魯于盧問卿
書室見之記憶不真目近世稀有也聊存之嘉
靖己未十月二十六日記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宋米元章行書魯公碑陰記

宋世書稱蔡蘇黃米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
出而其法亦少變為此帙筆勢猶端謹無怒張
穢穢之失其亦因魯公而變之者歟甲寅三月
望日題印崗太守所藏本以貽元孫原溥

宋劉次莊真書仁壽縣君墓志

正德中祈澤寺修佛堂此志背嵌墻甬僧欲碎
以為路東橋賴不見而止之遂傳於世予向見

中今不知果移否也又龍池邊有宋時移文墓
刻極精印尚必當不應反遺之也余既借現此
帙而並以是告原溥原溥有別業在湖西他日
轉榻之以歸六一奇事也嘉靖甲寅三月十八
日淨信居士盛時泰仲交記

宋米友仁行書大成殿記並謝宸翰表
評者以南宮書怒張有子路未見夫子時氣象
今以小米較之又不但堂廡之差而已余嘗合
晉二王唐二歐宋二米並觀謂具一解不如一

解以茲二刻視之良可見其梗槩矣甲寅三月
十八日借觀淵泉兄所收本因數題數字以記
之

宋彭太素行書等覺院記

此碑刻于真宗改元之歲當是時四家之書未
行故猶有唐人行押之勢覽之翻以翻自可喜
也

宋蔡卞行書曹娥碑

論者謂京卞之書悍誕姦鬼見於顏眉并載之
下使人掩鼻故當時見大蔡書崇寧二家者有

極多而猶不棄予此高齋靜坐有客詰門出此
與坐位帙同現不可以知人品嗜好于筆畫中
矣原溥試以其一語我來

宋李伉隸書鄆州學新田記碑

此帖雖出宋世而題頌下款俱如漢刻有古受
禪遺意原溥其以甲府貯之俾人輕宋世佐書
者現為甲寅三月二十日束髮畢禮慈悲大士
像后記

宋蘇子瞻行書洋州園池詩

此帙乃東坡為石室先生書者周府重臨故有
蘭雪軒筆意

宋王介甫此君軒詩

此君軒刻舊在應天府庠吾鄉嚴子寅酷嗜書
畫嘗欲構一亭種竹東西壁重刻是石嵌之未
果今二石既以零落而子寅竟賚志以沒偶覽
原溥所收道其聞于人者如此時甲寅三月二
十日也

宋范文正公真書伯夷頌

系為唐虞士檜為宋宰相賁賤迫異然檜當時

則人之立德可知也嘉靖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十日家沂州普照禪寺興造之記

右沂州普照之寺興造記仲汝尚撰程暉篆額
仲汝芳刻石而書則集柳誠懸諸字為之其視
玄秘塔等銘蓋由孫之于祖雖不求其必肖而
氣脉不無闕涉記稱其地即右軍故宅故有曠
書臺澤華池吾于此而又有徐勉我子書之感
遂并以告淵泉兄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

宋邵齋行書安民堂記與梁彥通碑

右邵齋書二碑其一前有飛白安民二字乃仁
宗書以賜錢晦者世稱飛白始自蔡中郎而右
軍稱善然今都不可見書孝者即此觀之亦可
以見其飛翥之遺意矣按書齋字仲恭丹陽人
曾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二書可稱能品嘉
靖甲寅四月七日題

宋黃魯直行書食時五觀

余嘗謂涪翁四體詩與五觀帖視其言若迂而
真有益於人今人閱世事不空讀梵書不廣少
後于衣馬老溺于晏安失意則奔走竟日得志

則於其後歲其有由意清談者鮮矣而又况
深語聖諦耶予昨借此帳于羅氏閱之而深有
所感故手臨以還之也

宋米元章行書草吉老墓志及表

右二碑墓表字大于誌然佳不及于誌吉老以
醫名于時元章既為書誌又為述表拳三而不
厭其復此雖其子之自致亦以吉老為人可稱
也現其志之所述數事蓋亦篤行而隱于醫者
今人于親之後自為志文刻以示人苟且完事
惜費而忘義豈以今之時無米顛耶吾于此深

有所感

宋黃魯直真書狄梁公碑

王欽佩先生謂此碑如劉阮之後章甫俎豆蓋
謂涪翁不善真書故不免反拘于規矩中無超
然處也

宋蘇子帖馬券帖

右大字甚佳方叔遇子瞻不偶而落第即此刻
現之不徒見當時友誼之篤亦足以知李公人
品矣

宋陸放翁禱帖

予癸丑清明日曾得此帖題詩其上云人人
酒過長干歌舞春風興未闌我辦酒資無處用
購將舊帖背人看蓋因先母病將祈神三茆故
尔今日再觀羅氏此帖徒為潸然出涕而已

宋蘇子瞻真書韓文公廟碑

右結體端毅有褚法佳書也

宋黃魯直行書快閣詩

右筆纖長在食觀帙上馬券跋之下

宋蘇子瞻真書表忠觀碑

右大字有骨力季長公書者自此入可得其勢

宋黃魯直行書黃龍晦堂和尚開堂疏

文節此書骨肉俱到勝七佛偈百倍

宋黃魯直行書七佛偈

右遣筆纖刻手不佳失真多學者恐流于媚

宋邵補之隸書明倫堂記

右在休寧縣乃淳熙甲寅邵補之記并書不甚

佳

宋瑯琊山題名

右簡翁藏琅琊山諸賢題名一帙內有云治平
二年秋八月癸卯哉生魏伯凡子美與子學

予世偉為琅玕之遊現月于晚光亭宿于
詰朝而現琅玕洞飲寒泉并煮茶而還又明日
往現廣照上人之塔由南嶺路以歸自初及今
至山者三而未有如茲遊之勝且悉也滁人雍
成之為客長老僧徒詮在行責授滁州團練副
使錢公輔題又后書云甲辰仲兄子玉續至余
曩讀滁志恨不載諸聞人題名今現此裛然巨
函既已快古迹之未湮而讀之至此又如身在
千岩萬壑中者然則古人謂游台山飛鴻踏雪
題名只如雪後指爪者豈真無所見哉

宋蘇子瞻行書金剛經

右小字前有篆書御府所藏東坡書金剛經十
字予聞之高近思云此碑在臨江覆砌道左高
疑有其字起之得此然竟得其半昨高曾以此
貽予：昨轉贖半峯老衲嘗戲謂之曰蘇學士
為父書金剛止一本流傳至今予為母書心經
不下數十隨寫隨沒此宗公案老和尚如何判
斷彼曰且只管寫莫与他較長說短予父曰當
再為師寫楞伽彼曰即刻板江淮予笑曰汝道
我做不得東坡自却以佛印自任曰家有佛印

題之時嘉靖甲寅十一月十三日也

宋黃魯直行書遊青原山詩

右碑遺筆俊偉惜刻手不佳有失真處然風神故在余嘗謂涪翁二詩如後首釣魚臺云笋巖林塘晚係循歲月除綽有唐意但以前篇現之則用韻既險而說理又晦率多牽強饒湊欲令人以意解之此所以謂江西派也

宋蘇子瞻行書婦去來詩詞

右石本在潯陽長公此書用筆員鋒錐都不露

後有跋差大字更疏燕余以藏是本無暇則臨數百字嘗慨想惠順自言惠州不在天上之語而壯之謂其間閱万里只求長公一書為誕及今現之以此書真足以博惠公一死然公不書他文而獨書請節此詞豈非所謂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者深有感於中耶

宋黃魯直草書阿房宮賦

右多側筆亦有遊絲牽連處不如所書漁父詞

宋黃魯直行書缺月挂疎桐詞

右大字有半神涪翁書出色者骨子肉並到

宋黃魯直行書大江東去詞

右後有跋已模糊洛翁此書不如缺月挂疎相
如東平宋賢雲中李昭文嶧陵周景遠彭川曰
師孟真定一惟蕭皆一時善書之士胡不求以
為洪碩子負陋多謗曲學寡聞之士奚足法耶
殆用此相慰籍耳故不敢辭雪寒晨起筆墨不
調殊愧不工鮮于樞記

宋蔡君謨正書方安渡碑

右大字体結不愧磨崖

宋黃魯直行書語溪行

右字造筆妙刻手亦精在青原詩之上

宋蔡君謨真書有美堂記

右字大如錢隸題美茂宋世稱能書者四家獨
盛然四家之中蘇醞藉黃流麗米峭拔皆令人
歛衽而蔡公又獨以渾厚居其上豈非以莊嚴
簡望之如有德之士而自令人心服雖欲凌駕
其上而自不能者歟

宋米元章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

南宮篆書世不多見此刻疎有遺意但微傷于
軟

宋蔡端明詩刻

蔡端明書在宋代為第一萬安渡只欲迫摩屋
此數詩體骨勁典刑俱在駿入顏光祿之
室矣嘉靖甲寅六月三日雨中借姚氏本現于
蒼潤軒目題

宋寶晉齋法帖

研山遺刻余同蔡端明雜帖借現于元白目合
君謨答徐雲部辦歙石詩臨四紙一貽米法曹
子价一首屏上而歸原捐于姚氏

宋米海嶽二帖

右米帖二種乃元白得之嚴子寅者瑞墨堂是
元章使淮時所建答薛紹彭云本當第一品天
下却緣頌筆在漣濟者是也多景樓在京口面
山背海為天下甲現元章僦居在焉比年學書
求借遺帖昨得此燈下現之甚適因為疏之如
此

宋米元章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

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環瑋吾鄉嚴子寅酷愛南
宮書悔日臨千百字弊則更易一帖此本不知
是第幾次裝者今歸元白余得厭現之遂書以

宋真宗御書青帝廣生帝君讚

帝王學書自非急務然即其筆勢現之亦足以知其治所在趙宋自太宗後惟真宗稱良現青帝廣生帝君刻六足以知好生之意評者謂其書妙在全備八法元白其信然哉

宋蔡京正書集賢趙公大現神道碑

此乃黃美之故物籤題是徐子仁所書流傳幾許乃歸元白鄭子任言蔡公書令人掩鼻而過元白收此無乃采菲之意耶

宋米元章行書露筋之碑

曩讀王常宗露筋娘子詩心甚壯之欲一見米帖不可得秋洞籤頭忽以見示長夏湖州邊蚊雷不知幾百萬倦攢臭腐已自飲飲一上此女便是百千劫一段公案中岳復為勘破今日文墨之士借以舒寫忠憤

宋僧夢英正書夫子廟堂記

程浩文

文前半甚奇顏魯

書此文正錄前年與

唐文異今顏書原

石存於十字在華陰

宋子收得舊拓

夢英繆篆極為可鄙一時縉紳從而贈詩今現此碑有顏柳遺法殊堪披讀豈唐時日刻英特重摹之上石故典刑俱在耶

左中書門下牒永興軍通乃宋仁宗因范在
之改地為學欲請九經書籍者當時眉陽僧惟
悟正書上石字畫道勁有歐陽率更遺法秋潤
嗜金石刻不稍微細故得蓄之余既借現教週
乃知古人重民育林在宋尤有忠厚藹然之意
不獨文翰精美而已

宋蔡持正書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右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
蔡持為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

呂公此舉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
本慨想蔡中郎遐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閱者
大

宋范成大行書四時田園雜興詩石刻
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
遇思陵阜陵遂登執政此詩蓋謝事後所作曲
盡吳中郊居風土民俗不惟詞語膾炙人口而
筆墨標韻步驟蘇黃之下使人僕羨名不虛得
詎不信然余向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現
元白所收墨本為之撫然：吳中近為海寇剽

初痛非若日來徒使石湖老人見之吾恐不
田園而賦洗兵馬也

宋涪翁書歐文忠廬山高長短句

歐文忠公廬山高自謂其頡頏蜀道雖然得涪
翁此書愈覺氣勢軒翥是皆二公平生之極
詣也清秋園居瀟灑無事獨坐鸞群閣上日臨
教十字水天兩碧又何異伏策紫霄峯邊耶

宋黃魯直阿房宮食時五現馬券法帖

杜牧之阿房宮賦嘗奈恨其不道磁石事涪翁
此書其飛翥勢有金石相宣之意食時五現帖

多折筆馬券帖是蘇黃二公為方叔區處其窮
者讀其券真有令人愧死處今時風土偷薄豈
徒朋友道淪落真如弟兄骨肉以財勢欺凌者
何限况兩姓人耶吾友姚元白蓄法書甚多今
此三刻併為一帙必有見矣其徒愛其字耶

宋黃山谷書七佛偈帖閣詩石刻

米元章曾譏黃庭堅是描字今以七佛偈觀之
信然如缺月疎桐之橫放晚登快閣之清勁大
江東去之轉折則又種：臻妙大抵學書之士
只須遍覽古今墨迹石項爛熟胸中臨書時

魯直只要一詩此又却是來了自家寶珠矣
非二人面下這柄話頭元白將何者裝潢全將
何者題記且又道一人兩手寫字還有同者麼
請元白一轉語又休道我平地上起骨堆也

宋米南宮行書章吉老墓表

米元章書章吉老墓表筆勢從于誌銘大都士
人作書時有乖有合觀者雖不可執比較彼然
必求其妙處則于自己臨摩方有資助不則只
是開張顛善草凡得其敗帝惡札皆謂是以頭
濡墨時所書豈不是癡人前說夢嘉靖甲寅八

月二十七日在蒼潤軒對吳仲珪古木零藤記

宋米海嶽臨魯公座位稿

凡臨書摹畫貴在神駿不徒形似米老臨座位
帙譬之孫之于祖雖不必全肖而氣脈自是一
派若使他人為之吾恐其優人為項羽在場時
雖能辟易叱咤而轉背終只是凡夫尔

宋米元章臨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志銘

書史言虞永興此帙甚詳此乃米老重臨本頃
余送文壽承昆玉還蘇詩曰獨獲汝南帙何須
登第歸正指此銘舊跋而言今于元白處借此

現之恰...
嘉靖甲寅八月二十九日晚起對雨在蒼洞軒
垂簾記

宋米元章染袍帙

元章染袍帙後有宋華跋世稱元章顛以此帖
証之果然：世亦有顛于元章而不稱于人者
甚多然則顛者人耶帙耶元白其謂何耶

宋米元章寶晉齋殘帙

右寶晉齋殘帙乃子寅所收今歸元白予得冊
閱之日記陳繹魯有言曹之格模刻在諸帙中

為最下蓋星鳳之子也古人鑒賞心手兩到今
世稱好事者豈徒未見古榻并古帙名亦未之
聞子寅平生極嗜詩画且酷喜米書余所見不
下百十種而米君其近半予每憶其人不得而
得見所遺日為慷慨者久之嘉靖甲寅八月二
十九日雨中試龍井茶書

宋蘇子瞻行書醉翁亭記

歐公此文蘇公此書真不負此滁洲山水但不
知李陽冰篆庶子泉与常蘇州作詩時如何

宋蔡君謨真書万安渡記

元鄭杓子任著行極取古今十三人謂蔡以書
起五季之衰方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
大書不難于知獲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
現之只似作蠅頭小楷此固其過人者耶

宋方山定林寺碑

右方山定林寺碑一通乃宋嘉定庚辰免解進
士建康府校三書籍朱舜庸撰迪功郎新平江
府錄事參軍秦鑄書從政郎辟差充江南東路
安撫司准備差遺危和篆額按志舜庸即金陵
人隱居不仕著金陵事萬卷慶元中留守吳琚

訂證以傳為此文頗工書亦有米意予以乙卯
春同祈澤僧往遊因榻以歸然志但以米公為
隱逸而不知為免解進士微此碑其何以考耶
丁巳四月記

宋吳郡重修大成殿記

右宋鄭仲熊撰朱友仁書翟耆年篆內言國家
兵興之後天下廟學僅有之類因陋就寡
文直閣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修此乃紹
興十一年也予謂梁公以金人之寇創制學校
可謂良牧然比歲海夷入剽吳人四避此亦

道耶不知徒之者亦為修此乎予以丙辰除日
得此于市又有金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于絹者
細如蚊足影見字畫上画宝塔品下画諸方諸
祖不知何人所為實奇品也因附記之若夫大
米此書向已許之不再贊丁巳四月二十八日
記

宋蘇子瞻楷書海市詩

坡仙嘗謂韓退之能開衡岳之雲而不解憲宗
之惑能信鯉魚之恠而不能當時之誘現海市

若出一轍世稱二公命宮舍磨蝎故文而多訛
信哉

宋蘇子瞻行書吳子道画跋

右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與史全叔者去海
市詩前後僅數日蓋必一時所貽者書法飄逸
其亦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二刻俱在
萊州蓋蘇公妙品也丁巳四月二十八日作文
後謾記

宋人題名

右不知所刻亦無名氏其語云至和二年歲次

乙未夏六月下旬休新釀抵熟佳果糖成清
可漱芳樹堪倚郡守陳從古率通判王希顏已
令孫奕台煥陳確從事趙頴杜仁壽會于岩石
之上醉書以記共六十六字楷法精妙予每愛
之俟詳考以訂其所在

宋蘇子瞻墨竹

右嘉靖乙未吳人得于土中是時錢得洪為學
師記于上錢餘姚人以講學名記言東坡敏悟
可與入道而學不化于所造皆拔能害之使專
志于道則粹然一出于正矣予謂錢公正專志

于道者又無技能害之何其所造亦正此耶丁
巳五月十八觀友人所寄拓本因記之

宋湖隱上人像贊

吳中舊有酒仙詩張即之書刻于石予每愛其
遠有寒山拾得之遺今無兢齋贊湖隱上人云
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破荆棘林透過金剛圍
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底如雲烟
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
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
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

所以為濟顛者耶噫若其人者亦酒仙之類也
欽丁巳五月十九日記

宗如愚居士書滿庭芳

昔僧有言儒門淡泊收拾不盡所以皆歸于佛
此言雖夸然人實有或困省悟或日不偶而逃
之者金陵牛頭山辟支佛方塔上有宋如愚居
士滿庭芳詞云吾乃當塗棄儒奉道遵行聖誨
多年已踰三紀截滅六塵緣習業自營度日未
曾渴見豪賢搬若刀掀翻煩惱坦蕩獨脩然來
斯于四載裝葺佛像塔宇盡光鮮造遮陽石道

直至水磴邊都係束修已鏹捨為助道安禪知
慚愧了無所得本覺性明圓字畫類山谷后書
淳祐四年十月望日如愚居士書記后又書云
庚戌年九月初二日化予以癸丑七月望為先
母張修孟蘭齋此中觀此詞時方僧明通者修
塔未完予許作記后刻石送入山今並此石俱
嵌于塔傍又有一碑不甚佳丁巳五月二十二
日實先親忌日時已四更歲矣祭餘檢書偶見
之因為記于後云噫若居士者亦高人也哉

右小碣在金山乃淳熙戊戌所立者內有像
知火類如何人若果出世間豈一迷之能輕重
哉味此語似有諷元公意故前云余承示喻知
世外人尚劫：如此吾輩何足道耶則其意可
見矣丁巳五月二十六日記

宋張忠定公像

右宣德中安成劉球所刻劉公下自有像記甚
詳像作中服員領高文骨木甚奇古上橫篆張
忠定公遺像六字左書大德六年九月十有七
日吳興趙孟頫同楚人湯炳龍拜現于北山書

房右書公自贊曰垂則違衆崖不利物垂崖之
名聊以表德造勞丹青繪寫凡顏欲明此心服
之無斃予記陳希夷贈公詩有云自吳入蜀是
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閒地也須
多謝髮邊蒼蓋先知之矣雖不能同隱華山亦
已幾于仙也哉丁巳六月八日雨中現日記

宋黃魯直行書此君軒詩

右弘治辛酉長洲薛英按蜀獲此碑于南榮立
于分司覆之以亭自以為起廢涪翁九原之英
真一蘇醒昨玉泉公在南榮分司早發時思

見破屋中擬一石自披荆視之田橫以...
事如玉泉公使薛老有知其亦蘇醒已乎法翁
此書與詩頗奇偉自言咄嗟而成文不加點蓋
六一時之興所至尔程嬰將白二句然有江西
派之意也丁巳六月八日雨中現于蒼潤軒記

宋米元章大書墨池扁

玉泉公还自蜀予注問注近言支磯石乃一頑
石左擔山已入官衙浣花艸堂近河惟長松里
餘内有一寺揚子雲故宅已廢門楣上：有米
公墨池二字因索以歸海岳公署書甚私然書

史言甚高而二字亦無古意正昔所謂心眼高
妙而立論有過中處者歛

宋 正書義和寺記

右宋太平興國四年立内言寺本晋人司徒登
之宅内有昭明太子書扁徑會昌之燬不存筆
力甚適惜搨人庸俗前書人及撰者之人俱未
及搨俟後游時補之尔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
記

宋馬雲夫行書崇明寺轉輪藏記

右紹興九年立張侔純篆雲夫此書規模皆今

蓋當時院休所遺今石藏于院學子信都
之柳沂柳永年宗壽卿者為予言遂併捐之聊
作他時談柄尔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宋蘇子瞻行書馬券帖

右馬券帖刻在嘉興陸宣公祠中乃子瞻為李
方井所書後有子由詩并魯直跋方井即子瞻
主試落第者予嘗謂子瞻以玉臬驛贈方井不
足奇而子瞻以玉臬驛贈方井則甚足悲然方
井不過于子瞻乃命也而后竟齷齪以死使坡
公有愛才之累則士之自立可不慎歎加靖已

未二月八日因友人所貽漫為誌此

宋蔡襄正書有美堂記

蔡公此書出自永師但天子冠之冠不從穴
其說見郭忠恕佩觿可考也加靖己未四月二
十八日因得此于市上記之

宋李布楷書新公塔銘

高座本晉時古刹而碑碣絕無小碣隱于叢莽
乃紹興中甘露傳灯正祖太師法永為東講院
主慧新立者文与字雖不甚佳而實雨花之遺
迹內言新公負母礼補陀遇大士化現日現者

不在南方汝途中錯過又曰以有為身易無漏
智事上奇句亦古也加靖庚申清明日記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金玉黃華書博州廟學碑陰記

黃華老人此書駁之遂侵凌未顛只欲与之分
庭抗礼希先在階下便當縮項尔加靖甲寅六
月十八日睡起題

金玉底筠行書博州重修廟學記

右黃華行書全學南宮史言老人儀現秀偉善
談吐胸次不在元章下現之信可見矣元白收
法書極富長夏坐鸞羣閣臨摹不輟予每借閱

之故為題此

金王履筠行書太原重修學記

老人此書筆勢在博州二碑之下吾鄉嚴子寅性嗜米書兼蓄學米得名者蓋亦泛流溯源之意今乃都歸元白元白其勿歎現也哉洗硯磯邊夏水正漲日臨百過足矣

金克懷英隸書孔廟碑

右字畫在周西岳碑之上

玄牘紀

秣陵盛時泰

元趙松雪行書千文

書石籍于刻于猶書紙籍于筆上世稱趙文敏字非茆紹之刻不佳此帖乃僧啓東白重摸于石者故筆勢不無少失焉觀者如九方氏相馬可也甲寅季春望日記

元鮮于樞行書進學解

頃見鮮于伯机絹書唐人詩二軸筆勢如猿嘯蒼松鶴鳴老檜以茲刻視之用筆雖同而筆神

精其學書者必多求之墨迹而後覽乎石刻
可以悟古人筆法之妙矣加靖甲寅三月十日
日曉起題

元楊翮隸書瞻儀堂記

唐時字學甚盛而獨佐書不渝漢魏豈以當時
人皆習予真艸行押故遂不工之耶今以此帖
現之雖嚴勁古拙不及古人而布置美茂風神
肯力反有一種韻度學者可以現矣原溥乃祖
印岡太守公藏漢刻甚富而猶兼收乎此其亦
有取于斯也哉

元劉惟一篆書朝元觀書

元人篆書惟吳子行周伯溫知名此刻雖美茂
不及而古勁有碧落遺意可寶也原溥其試較
之

元李處巽行書范父正公祠記

徐琰文章處巽字百年碑板未葺苔行人莫道
追崇過誰似當時范秀才徐琰過杭州折節矣
子行李處巽重刻嶧山碑今在尊經閣下二公
皆勝國時博雅之士即此文章字畫可以想見
儀刑矣加靖甲寅三月二十日記

元王其祖隸書池州路使君憲司分治記
分司之責甚切于民而元末法度盡廢一切皆
為粉飾之具此碑刻于至正六年後三十年我
聖祖龍飛而池陽首服則民心可知矣然則前
所謂閭閻其居者祇是速其去而已閭閻細
民竟何所赴愬耶現是者可以感矣甲寅三月
二十日記

元虞伯生真書興龍寺記與元清河碑
曩見道園公題宋孔道輔擊蛇笏卷後筆意正
與二碑同道園公在勝國德行文章冠冕一時

而書字特其餘事然其行筆重厚典雅類有道
者之士則公之德行文章又于書字而可見矣
淵泉借予法書將及百種而道園公之刻初見
故為道其故如此加請甲寅四月初七日記

元虞伯生隸書長洲縣宣聖學記

右陳旅文柯九思篆額予幼時聞橫涇顧師言
文徵仲隸書是學虞道園者曩見虞公題画上
十數字今以此本印之可翻：見其筆意矣

元楊恒篆書李翰林酒樓記

右沈光文楊恒篆筆力瘦勁樓字逆接不逆木

元趙子昂真書冲玄仁靖夫真人張公碑
右碑結構勝番君

元盧疎齋詩帖

右盧公書奇偉雜真艸隸縉而出之故其勢飛動

元趙子昂行書少林裕公碑

右程鉅夫文松雪公書字微肥殊有李北海筆意

元鮮于伯机艸書千文

六大字結構雄壯有氣勢後自跋云余与仲美
任侯别十年大德辛丑過予錢塘相与道至元
丁丑初渡淮時事恍然如前世因留數日其行
出此紙求書余不解書南方士大夫以予北人
粗點畫凡得數字傳玩以為希有仲美来自天
京如東平宋集賢雲中李昭久嶮陵周景遠彰
川田師孟真定 惟肅皆一時善書之士胡不
求以為法顧予貧陋多謗曲學寡聞之人莫足
法耶殆用此相慰籍耳故不敢辭雪寒晨起筆
墨不調殊愧不工鮮于樞記

元趙子昂行書千文

右結體佳刻手亦精前後俱無跋臣伏案誤書

服字傍著小伏字如豆大

元趙子昂番君廟碑

右行書微傷于肥世人學趙書者咸知有番君

廟本猶學顏書者咸知有多字佛塔也

元吳叡篆書東山精舍記

右虞集文蘇天爵題額唐隸立石字起落筆處

俱尖蓋自古文鍾鼎中出也

元李雪菴正書茶榜

大字此石在嵩山雪庵有六丈
覺徑石刻亦大字

雪庵名光溥己巳冬
顧管家從大恩寄

雪菴和尚善署書元時禁扁皆出其手此刻尤

到一本裝為八幅張

為得意元白市隱園鑿茶泉以餉客月中雪後

茶者軒與舊存

汲水試羅峴時出此在烏皮几上焚炷香共以

茶詩墨迹同賞時復

指画字讀之阿誰雖非盧仝定是馬異七碗不

能自悅以茶先為前人
可據

足童子必重擊火矣

元趙子昂行書演公碑銘

唐李北海書碑板最多趙光祿繼之亦然此碑

骨肉兼到可以鷹行李公矣嘉靖甲寅七月五

日午後睡起晒藥邊有遺墨回書此評以還桃

元白書府

元趙子昂行書崇禧萬壽宮記

右奈卿赤松山農金元玉先生所收本後有跋
云此帙清勁飄逸儼然李北海也而神俊又過
焉可謂善學古人者矣石刻去此僅一百五十
載而筆法如新但恨無佳紙妙墨榻摹得其精
神耳大明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赤松道
士記予賞趣浴去三茅峯足百里云金公平生
嗜趙書紙山筆冢精力都殫故雖數千百字者
皆臨滿書紙足可想見當時臨池之工矣此帙
舊藏巖子寅子寅卒後歸姚氏予自姚氏借閱

記之

元趙子昂真書七現帙

余曩歲見橫沓領師蓄此帙每向予言松雪是
書不拘學黃庭而字畫皆自黃庭而出此
乃真善學黃庭者然公瞑日未數日平生所蓄
四散于外今日倏于秋澗書齋見此拓本因有
感于前事然則程公藏書袁公著論趙公揆藻
其可感者尤多矣

元趙子昂真書彰德路儒學營修記并詩
有壬小楷三臺賦及游三臺懷古有述

三刻在彰德路安陽縣安陽本韓魏公故里予
每思一至之昨家兄宦游正得是地舍姪省覲
時曾托以求河北諸處遺刻未之與也今日忽
于元白處見此三種乃知古今金石刻埋棄州
野何地不有特恐人不好則又何地不遇耶
元吳志淳隸書國清禪寺興修記

國清禪寺興造記乃勝國時張翥父周伯琦篆
吳主一書者後有章州小跋云國清寺興造記
張太史為宗勉公製之主一吳隱君書之適時

多故未遑入石今宗勉主嶽林予間會舒汝論徐
自收諸公于契此堂因請視斯文恐久而湮沒
乃合志命勒石他日國清山中或能復刻豈
不謂之習峴山故事乎况別石心二老嘗撫
誦而嘆美之燕石之立誠其志也洪武元年十
月既望火子謹識內數字不甚明右徐九
峰故物世稱吳公書是學孫非教向見閩人陳
少峯所藏墨本正與此相類

元泰不華真書祈澤治平寺佛殿碑銘

金陵惟栖霞最多右刻次則祈澤今年秋同友

人顏清甫號元白陳許行與宿次日由宮氏泉
達虎洞并宿天寧而返因命寺僧負壽榻此按
不華字兼善元名達溥化狀元及第後御為易
名余向見清風嶺碑篆書極妙蓋學徐鉉張有
而稍變其法者此碑自歐陽率更中出圓活姿
媚風骨俱存可寶也

元茆山崇禧萬壽宮詔書

右趙文敏公所書石川張文獲于句曲過金陵
予見而愛之遂遺以贈且書一詩于扇貽予見
敏耕曰粗扇不直一呵歪詩要他恁麼不贈雲

浦學士贈予令即元哥公慷慨好遊所至傾市
此乃往三茆同柯丹丘竹譜所得予既借臨竹
譜而復獲此公之愛我可謂忘年矣四川毛儀
曹見之謂予曰趙公書至延祐始成此乃六年
所立視他碑咄咄逼北海矣予以為知言因併
記之加靖丁巳四月十九日雨中在蒼潤軒對
山丹花記

元王士弘書畫重修方山定林寺碑

右虞集撰普顏帖木兒篆內言方山三出名士
龍光祠承蓋以退菴無公主天禧講席既沒朝

遠欲命其徒平山為公繼之嵩讓于絕流
以絕流之名非所以廣學海與大乘也命集易
為道源使繼退菴而嵩公次之嵩念其業師妙
至在方山故以衣盂之資重修其寺而集為之
記集言衆生自無始以來執著諸有以受苦惱
諸佛悲憫示以空法又懼滯于空寂中道出焉
是故無有亦有無有亦空則妙有真空無間然
矣此教語甚簡列書法亦婉媚可愛予向遊其
地見此碑仆于門下因榻以歸丁巳五月望日
記

元沙門師一行書崇明寺藏經院碑記

右沙門廷俊撰文李桓篆額乃至正五年所立
世稱崇明寺經為斗藏蓋言造時有七人甚偉
來書：既不知所在今碑亦言之然經今已散
失予亦收兩函一為道行般若卷一後書大宗
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七月初六日起首寫造姑
蘇陸松書一為樓炭徑卷二後書年月同惟姓
字是鮑昇者據此則出于吾人可証而何以云
：耶但前有硃砂印曰句容經藏禪寺斗書毗
盧法室則又明言之不知何也師一書出自松

雪順妙成午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元趙孟頫行書姑蘇能仁菴記

右沙門祖璞撰菴在吳江本居士陳無心所施
始名順心以居其本公之徒祖震者後果菴居
士吳志因佐之改為能仁蓋震先隱于皖本公
至願為後終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震既
沒以其弟子正性領之故為是記也按記擬震
若亢桑之于老聃薛勤之于郭林宗明大禪之
于妙喜蓋亦有以厭服其心者歟松雪公此書
絕佳內畝字作畝他本所未見也各之下各有

松印

至順三年所立者戊午十一月二十四

日擁炉呵凍記日色烘窓上甚適也

蘇帖

近世學蘓長公書者自吳文定公後惟石亭先生足稱名家非行出此二巨帙相示可以知當時臨池之功矣古稱好者不過習者之門獨書學乎哉此帙皆當時襟刻榻帛亦久非行其保之加靖甲寅春季望日記

書謝伯生所藏鄧善之二帙後

右已西公遺墨二帙本辣齋大叅公旧物吾友吉山兄自得伯山為壻遂以貽之吾聞大叅公嗜古最篤家藏法書名画極多而吉山兄特以

此帖伯者何也蓋其內一東是善之既有提調
試事命而急止欲為其女畢結伯生昨隨父視
翁憲副入闈中行色甚劇而槐翁亦為請婚自
行事這与之相類故遂舉以贈之耶加靖甲寅
三月廿五日雨中同劉常山安道現敬為題其
後

書王南原四詩卷後

此乃南原公視書中州時書以畀厥嗣子新者
今歸伯生便成一段奇事蓋父以之貽子翁以
之贈婚王謝風流雖遠僅：再見矣

書徐子仁三休子文卷後

余友宣光蔭多蓄古書畫余數過花嶼山房中
披覽竟日夕此卷乃吾鄉徐九峰先生書以貽
光蔭助其少歲學書者余嘗聞九峰篆書直寄
周玉雪之後李西涯喬白岩推為當代一人真
書有歐陽率更遺意行押出入李北海趙松雪
二公中之豈徒二百年來江南傑出之士蓋亦
海內翻：善書者也况此又暮年之書筆力尤
為勁麗極為光蔭珍秘久留余蒼潤軒昨自游
相山還忽于笥中檢得敬為題名云尔加靖甲

寅中秋前五日淨信居士盛時大記

書顧司寇詩冊後

右東槁公詩一卷記三首乃為槐翁夫子所書者令嗣伯生甫出以相示余謂吾鄉人物以顧公為領袖而繼其後者惟槐翁夫子今觀三詩相逢行之慷慨夜雨嘆異風行之悲壯皆以佐弼之勳自期而因以相示蓋以預識我槐翁夫子于家食矣疇謂顧司寇徒以文字相詡而无知人之鑒哉伯生甫可以世守矣加靖甲寅冬十月晦日題時泰

書兩山遺墨卷後

凡墨迹之次為郭填、之次為碑本故米元章以雙鉤下真迹一等而張伯雨亦以學字者不見唐人雙鉤不足以言知書此卷自稱兩山畸人不知為誰觀其以劉道原所論試筆蓋亦知自警者昨還自郊外過伯生兄書齋出以相示予定為贗本而以上說告之因携歸逾旬欲臨一本置座隅竟未果又恐以淹有失遂題而還之蓋予之意不在徒愛其字而深取其言之足以及歲吾之疾若夫此卷伯生得自田家乃外曾

祖棘齋公故物棘齋公平生蓄法書極多出此
上者當百陪不止此特其常二者也加靖甲寅
冬十月三十日盛時太題于蒼潤軒

書金山農詩抄後

嘉靖乙卯四月廿四日風雨甚寒坐樓下然香
煎茶賦詩贈廣州吳蘭皋并寫竹石因臨此帙
一過徒有退筆如冢之嘆遂以之還秋澗主人
俾鸞群閣邊披閱之庶有以復我也

跋山農墨蹟

右赤松山農墨蹟一卷計六紙詩十一首注
作與自賦稿襍裝之乃友人姚元白所收也
甲寅歲同謝伯生曾現于燕喜堂當時已有
題字今日復借歸蒼潤軒細為鑒訂前一帙是
家中子姪書趙文敏公溪上襍詩確然屬本
不當與坡翁二詩及嘲尹建昌麻姑酒詩同
裝也元白文雅好事近于旧帖背帙內得山

宸福州數十幅滿為卷軸光彩耀人許借余
一一臨之每終帙書數字以還豈古人所謂
借書一鴿還書一鴿：不足而以字當之耶
庚申八月三日東山漫士時泰記

亥續紀後序

秣陵盛時泰

凡物之堅莫逾金石而金石之為頑世之物雖
有堅者亦莫能過焉故古之人有宏功偉績必
勒之彝鼎以告宗廟昭示子孫三代而后易為
豐碑自石鼓吉日之刻以至于秦嶧豐碑凡世
之王侯公卿貞儒烈士與夫閭里之婦女童子
苟有可稱頌者莫不銘之或立于隊道或立于
墓側或縣之山阿水濱蓋以生者之勳庸富貴
不過炫耀一時而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

以與后之思者非此莫之寄此漢唐後所以
多也夫人以百年之身就勳庸富貴以圖煇耀
一時也固不足言而道德禮樂與夫文章氣槩
可以興后之思者亦不過止于其身非要此以
寄之後也而後之人欲考其道德禮樂與夫文
章氣槩者幸于此有賴焉然而消沉乎水火湮
沒于艸萊者甚衆而樵人牧子徃々又從而摧
仆之者不少夫人以百年之身為不足恃故樹
之金石而金石為物之至堅又且同歸于銷沉
湮沒則前之人何所見而寄之後之人又何所

據而考耶始吾之紀之牘蓋有感於文忠公而
為也然而名不出於膠序身不越千里閭無高
車駟馬以馳驟四方無深財厚力以鉤致四方
難得之刻僮勉鄉校覲得一薦就可任奔走以
為之故弃而不為宣力舉業而不自知其不足
為主司錄也夫古之人莫不有勳庸富貴道德
禮樂與夫文章氣槩可以寄后之思樹之金石
而金石之堅又不免有銷沉湮沒之患予之困
于進也蓋於三者無有焉設使有之亦未必同
于古人而欲樹之金石其何以寄後之思顧乃

為之不輟者無乃甚愚矣乎雖然古之人思樹
之金石而金石之堅又不足恃則所以徒金石
之堅而俾之不泯者猶幸有愚如予者在也
嘉靖戊午九月廿一日雨中在蒼潤軒對酒信
筆寫不增減一字

